中国面容

□李晓

中国版图，一个常见的比喻就是，从南方到北方一往无前奔涌的壮阔画卷，是一只雄鸡的形状。

雄鸡的每一声啼鸣，回荡在中国人的心空。

我庆幸，出生在地球这颗小行星上的中国大地上，深情总是植根于心底。在这个国家秋天迎来的生日中，在14亿人举起森林般的手臂上，一起点燃生日蜡烛，朗朗祝福我们的新中国。

新中国诞生在秋天，这是五谷丰登、大地沉香的季节。

请让我来寻找中国的一张张面容。

凌晨4点时分，城市睡意沉沉，一群早起的人中，有我楼下的邻居王大姐。王大姐挥动一把竹扫帚，清扫马路落叶时发出沙沙沙的声音，像1万只蚕在集体吃桑叶发出的美妙声响。有天凌晨，我去赶最早一趟航班，在马路上遇见王大姐，昏黄路灯下，汗水淋淋的王大姐对我说，兄弟，回来后上我家吃腊猪蹄炖藕汤噢。望一望王大姐亲切的面容，感动漫流在心中。

正午，烈日当空，发出炉火一样的轰鸣，空气仿佛在嘶嘶嘶燃烧。老乡傅大哥，从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走下来，擦着汗水涌冒的额头，露出两排结实的牙齿，对嘱咐他歇一歇再干的施工员点头一笑。傅大哥在工地上干架子工，在城市挣下的每一分钱，都浸透着汗水的味道，他培养了一对研究生儿女，这是他最开心的事儿。

去年春天抗疫期间，一座城市瞬间凝固了一般安静。但时间从来没有停摆，有一群逆行者的身影奔赴在这个国家抗疫的前线阵地。

医生小黄，大年三十夜就赶往医院抢救病人，与死神赛跑了30多个日夜，她掀开防护面罩那一刻，满脸起皱的疲惫让人深深动容。后来，这个国家的大报用整整一版篇幅刊登了她的面容特写，那晶亮的眼睛里，闪烁着最动人的光芒。

还有一个叫“安安”的婴儿，去年初春来到世间，那时正值产期的妈妈染上了新冠肺炎，医院那座大楼里不眠的灯光，有一群生命的天使，在为这个新生命平安来到世间奔忙守候。当新生命的第一声嘹亮啼哭传来，隔着防护镜，多少泪花潋潋的眼睛里，凝聚成那个春天最难忘的面容。

改变云南深山女童命运的张桂梅，支撑着一身病痛的身体，建起了女子中学，建校12年，让云南丽江华坪女高1000多名女生走出大山走进了大学。欣慰地望着自己的学生们展翅高飞，张桂梅的身体却每况愈下，她说：“看到学生们毕业后能为社会做贡献，我觉得值了。”这样一个女教师，让我们看到了命运置人于危崖却馈人间以芬芳，她是“不惧碾作尘，无意苦争春，以怒放生命，向世界表达倔强”的雪中之梅面容。

我的初中同学何大民，在离城80多公里外的一所深山小学教书。去年国庆前夕，草木温润吐香，我去看望在山里执教20多年的何大民，他正带领班里30多个学生在长满杂草的草场上升国旗。学生们向冉冉升起的国旗敬礼，童真的双眸里是满满的神圣崇敬。升旗仪式结束后，我听见大民在对学生们讲话，大民这样说：“等你们长大了，你们要为养育的父母争气，为生养的国家争光！”这是一群父母外出打工的山里留守儿童，遇到冬天，他们一大早就打着火把翻山越岭来上学，呼呼呼燃烧的火把下，那一张张彤红的小脸庞，汇聚成中国面容的一部分。

最生动的中国面容，实在是太多太多。

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1963年从北大毕业后，这个“敦煌的女儿”从未名湖到敦煌莫高窟，接力前辈薪火，开辟明天大路，在半个世纪的风沙里，她用一腔挚爱，守护一洞壁画。一场文化苦旅，从青春年代飞逝到白发岁月，只因心归处是敦煌。

我的重庆老乡毛相林，坚守偏远山村40多年，苦干实干，带领下庄村村民在悬崖峭壁上凿石修道，用7年铺就8公里“绝壁天路”。他在绝壁上打响了抗争命运的第一炮，山坡上种下了向往美好的第一棵苗。

重庆城35岁的体育老师王红旭，今年初夏那天，冲向江水急流中救起两个孩子，把鲜活生命定格在了感动一座城市的天幕中。

广西姑娘黄文秀去一个叫百坭村的村子担任驻村扶贫第一书记，在村里工作时遭遇山洪因公殉职，年仅30岁。在百色的苍茫群山，她是最美的朝霞，在脱贫攻坚的战场，她是绚烂的黄花。

还有今年春天去世的大凉山邮递员王顺友，这个朴实如山石的深山信史，一人一匹马，谱写了世界邮政史上的传奇。他过滩涉水，越岭翻山，用一个人36年的长征传邮26万公里，他是沿袭最古老马班邮路传统的最亲最美邮递员。

……

这是一次温暖漫漫的寻找。

我发现，我也是这浩大天幕下一张普通的中国面容。在一个国家奋进的宏大篇章里，在一个国家铿锵前行的步伐里，我庆幸，我是它茫茫森林里的一片绿叶，滚滚长江黄河里的一滴春水。

用精彩演绎崇高

——电影《王良军长》观后

【文艺评论】

□霍宇

9月24日，电影《王良军长》开始公映。这是一部以红四军军长王良为主要人物的革命战争题材作品。公映当天，重庆有96个影院排片。看完这部影片的观众大呼过瘾，尤其是赢得了青年观众的热捧，远超预期。

《王良军长》由原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、著名军旅作家、茅盾文学奖得者柳建伟，著名作家裴指海联合编剧，由知名导演顾其铭执导。主要演员由许铂岑（饰演毛泽东）、张京生（饰演朱德）、栾浚威（饰演刘四海）、魏子涵（饰演杨春发）等扮演，著名演员战立国饰演王良军长、王伟饰演王良的恋人——黄玉英。主创团队专业度高，肯于精益求精是这部影片质量的基本保证。在笔者看来，该片的以下优点特别值得点赞。

忠于史实、重点突出是这部片子最基本的优点。王良军长1905年出生于重庆市綦江区。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，192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同年9月参加秋收起义。在创建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及中央苏区第一、二、三次反“围剿”等战役中屡建奇功。王良短暂的一生，作战颇多。该片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，重点展示了王良军长在秋收起义、伏击大柏地，黄洋界保卫战、第一次反“围剿”、攻打天宝山等战役中的突出表现，成功塑造了王良军长英勇善战，屡建功绩的革命英雄形象，清晰地描绘了他从普通战士到红四军军长的成长轨迹。这条坚实的主线让人信服。

情节安排上深具功力、剪裁得体是该片的第二个优点。电影毕竟不是历史教科书，观众也不是正襟危坐的学生。《王良军长》真正做到了内容紧凑，矛盾迭起，扣人心弦。

大家都很熟悉这样的桥段：某个英雄人物童年时聪慧，青年时激情飞扬，最后怀揣理想在晨曦中离开故乡。这样讲故事就太过俗套。影片《王良军长》力戒平庸，一开篇就横空出世，从南昌起义这个横断面开始叙事，在历史的大坐标中，截取王良最有意义的人生阶段作为故事的起点。至于他怎么走上革命道路的，则由王良自己用语言简述。这种开头，一下子将观众带入特定的年代，如同乘坐快车飞奔到激情燃烧的情节中去。

再比如，讲述黄洋界保卫战。此战敌众我寡，眼看阵地岌岌可危，千钧一发之际，运来了一门刚修好的迫击炮，战士们心中大喜。但是，炮弹只有三发，大家的心又悬起来了。一装弹，第一颗是哑炮，第二颗还是哑炮。观众和战士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了。结果，第三炮正中敌人的指挥所。敌军大乱，我军趁势出击，取得胜利。

还有，王良等人准备去参加南昌起义，却被缴械关在屋子里，眼看要被屠杀，命悬一线之际，他们竟然取下窗户的铁栏杆，逃跑了。这种出人意料的矛盾转折，在剧中不时呈现。使得观众的心情如同过山车般不断升降起落，时而紧张屏息，时而开怀鼓掌。

一部作品要感人至深，还得靠情感。《王良军长》在人物虚构和情节设置上都注意了情感的融入，这是其第三个优点。

剧中虚构了三个主要人物。其中，刘四海和杨春发是从家乡追随王良参加革命的伙伴，黄玉英是王良的恋人。

平时，王良和刘四海、杨春发三人像亲兄弟一样互相关心，互相开玩笑，增加了影片轻松的情调。而当刘四海因无知而犯错误时，王良又代其受罚，接受鞭笞，被打得皮开肉绽。

王良风华正茂，才智超群，邂逅爱情是顺利成章的事情。于是，编剧虚构了黄玉英这个巾帼英雄，让她与王良相遇、相知、相恋，体现了王良的儿女之情。作品中还设置了王良父亲念诵诗歌想念儿子的情节。

这些兄弟之情、儿女之情、父子之情融入王良的人物形象中，使得这个形象更加血肉丰满，影片的内涵更加丰富深刻，让观众看到一个有情有义，可爱可亲的人。他既是一个有崇高理想的革命军人，也是一个饱食人间烟火的有情青年。他的青春因理想的照耀而高贵，他的人生因革命的洗礼而闪光。最后，这个美好的生命，在即将收获爱情时却戛然而止，怎不令观众潸然泪下，感慨万千。

《王良军长》的精彩远不止于此。这部影片隐藏着一条深邃的暗线。仔细品味，可以看见我军军事思想形成的脉络。

比如，毛委员问王良：你们队伍是怎么撤退的？王良的回答是：分小队撤退的，每一个小队都有个党员带领。这种党员引领队伍的方式获得了毛泽东的高度赞许。后来，三湾改编时，我军要求支部建在连上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。其次，在攻打长沙时，大部分指战员顽固执行上级命令和装备精良的敌人硬拼，伤亡惨重。王良以一个见习参谋之身，极力劝阻。正在僵持之际，毛泽东出现了，他再次肯定了王良的认识，并说出了“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跑”的方针。我军的军事思想是广大指战员在战争中探索、积累并被总结出来的。在这部影片中，你能看到王良多次以自己的实践、探索为我军的军事思想贡献着自己的智慧。

另外，影片还呈现了一些我军在初创时期存在的问题。这些问题增加了影片的厚重感，带给观众更多的思考和感悟。解决这些问题走过的弯路和牺牲，需要的勇气和智慧，能够给人以极大的震撼和深思。影片蕴藏的启迪意义，早已超出了讲述故事本身。

主创团队将一个主题崇高的故事，演绎得如此精彩，耐人咀嚼，富有张力，实在是对观众丰厚的馈赠。期待更多有筋骨、有情怀、有血肉，思想精深，制作精良的好作品涌现，让大众走近英烈，感受崇高。

稻香　　陈林　摄/视觉重庆

抢偏东雨

□唐富斌

秋风千里黄，打谷万家香。

乡村又到收获庄稼的季节，偏东雨也凑热闹来了。

偏东雨其实就是雷阵雨。因巴渝独特的地形而致的气流，使雨云多从东偏南的方向吹来，乡亲们便形象地将其称作偏东雨。

偏东雨前面多了个“抢”字，一下把秋收时节，农民那忙碌的身影，表现得惟妙惟肖、活灵活现。

幼时，老家万盛黑山的偏东雨，要么出现在吃晌午饭的时候，要么在下午。它的到来，从不和人商量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爽爽快快，大大咧咧。

太阳下，当大人们在田间地头，抢收干得正起劲的时候，老天爷恰似小娃儿那张脸，没哪个得罪它，一下就由晴转阴了。不一会儿功夫，天色乌云密布，大地风声顿起，骤然拉起了山雨欲来的架势，仿佛它在对庄稼人说：我看你们和我抢、与我争，今天偏要耍个性子，给你们个脸色看看。

趁着雨脚在远处起步，“雨快来了，抢偏东喔！”乡亲们就开始一窝蜂似的大呼小唤，声音从这垮喊到那垮，张家叫到冷家，氛围一下子躁动了。在那“出门基本靠走，通讯基本靠吼”的年代，提醒家家户户抢偏东雨的消息，也算传得够快的。

你看那男女老少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田间，壮劳力们围着搭斗，匆匆的，或掀起谷把子急着捶打，或背起黄谷迈开大步往回跑；屋前晒谷坝，妇孺老幼，螃蟹上树七脚八爪，扫的扫，撮的撮，抬的抬，搬的搬，担的担，抢出了一派鼎沸的场景。

此刻，稀稀拉拉几颗晶亮的大雨点，弹跳在房瓦上、树梢上、土地上，滑落在男人赤裸露着的古铜色背上，滑落在女人、小孩的臂膀上，仿佛又是偏东雨行将到来时，在善意催促人们抓紧时间，赶快收好最后一粒粮食。等大家喘着粗气、揩着汗水停息下来，偏东雨在雷鸣闪电的陪伴下，像和着激烈的川剧开张锣鼓，便大模大样地粉墨登场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时的偏东雨啊，恰似一台大型的主题乐曲演奏会。

阵雨在孕育的时候，东边的天际呈现灰白色，远山雷声隐隐作响，犹如序曲。紧接着，奏响的是乐曲第一章。雨幕由远及近，徐徐开启，风大作，雷声起，树枝摇曳，雨点飞，人声乱。

第二章，雷雨。闪电划破黑沉沉的云，雷声似玉帛剧烈撕裂，似两扇大钹凶猛撞击，回荡在天地间，吓得我们小孩捂着耳朵，直往屋里躲，向父母怀里靠。

第三章，帘雨。雷电稍弱，声音多为浑厚的大鼓，接着雨又起，量较前次之，如帘。

第四章，丝雨。雨丝丝，风习习，雷声渐行渐远，直至无声无息。

第五章，尾声。云雨洗过的天碧蓝得有些失真，地上树静，气爽，溪流，山色绿得滴油。也就是这个时候，稀稀拉拉两三点雨滴，疏疏悠悠四五丝淡岚，在偏西的阳光反照下，长达几公里的七色彩虹，有时还是双彩虹，便静静的，不露声色的，但很气派的，飞架在老家东南方的青山绿水间。

一阵偏东雨，虽说短暂打乱了乡亲们对抢收的安排，但也给了他们难得的喘气、交流机会。他们围坐一起，喝的喝老鹰茶，抽的抽叶子烟，偶尔磕着几棵葵瓜子，你一言我一语，谈论着今年的收成，摆些鬼怪故事，开些玩笑。

童年的偏东雨，是家乡留给我的淡淡乡愁，它总让人想起那些旧年往事，那些酸甜苦辣。

今年入秋后，我又回了趟乡下，走在曾经光着脚丫子跑的乡间小路上，发现古老的乡村早已今非昔比。“四好”农村公路，水泥便道，遍布美丽乡村，串联起千家万户。农机收割，车辆运输，成了秋收等农事的主力军。我再也看不到父老乡亲那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、肩挑背磨的劳作情景。

如今，面对偏东雨，老家的人显得更加从容自如了。人们在小院屋檐下，端着香喷喷的新米饭，品味着新鲜可口的菜肴，惬意地享受着风雨后，那道彩虹带来的美和喜悦。

这是一座怎样的“城”

【地理重庆】

□阿蛮

巴国城，在重庆是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存在。它是一座怎样的“城”？是古代巴国的城池遗址，还是曾经叱咤风云的勇猛武士之故乡？到那里能看到什么？

那年，当我第一次踏进位于九龙坡区红狮路上的巴国城项目园区，试图寻找想象中的古代巴国印记时，却有一种难掩的失望——一片刚由废弃的厂房、农地、水塘和沟渠变身的建筑工地，以及规模虽大却杂乱无章的规划景点，几乎找不到那个名称所应有的内涵。

是的，“巴国”之称内涵极为丰富。典籍记载，巴人及其所建国家曾经在华夏文明进程中，留下了深刻印记：

西南有巴国，太昊生咸鸟，咸鸟生乘厘，乘厘生后照，后照是始为巴人(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)。

禹会诸侯于会稽，执玉帛者万国，巴、蜀往焉。周武王伐纣，实得巴、蜀之师，著乎《尚书》(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)。

这是讲巴国的来历。早在夏、商、周及之前，巴人已经活跃在华夏大地上。春秋战国时期，巴人建立的国家已经成为“东至鱼复(今重庆奉节)，西至僰道(今四川宜宾)，北接汉中(今陕西汉中)，南极黔涪(今渝东南及鄂西黔北)”的地区大国，与各国长期相争，直到公元前316年亡于强秦而“水散巴渝下五溪”(杜甫诗句)。五溪即今武陵山区及周边，原住民在汉代称为“五溪蛮”。

总之，以江州(重庆古称)为活动中心的巴人巴国，在华夏民族发展史上，实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独特存在。规划中的巴国城能够以什么样的形象重现这一历史场景，对于瞩目文化寻根的当代重庆人而言，无疑是个考验。

巴国城经受这个考验吗？

不久前，有幸再次走进巴国城，眼界所及，不禁为之一振。竖有巴人图腾柱的宽阔广场、高大雄伟的城楼和牌坊、风格特异的市井街巷、闹中取静的湿地公园，无不让人触景生情。排列大街两边的巴蔓子将军等历史人物雕像，仿佛当年先辈，热情而宽容地导引着匆匆往来的后人，延续这方土地的文脉，正如长江前浪导引后浪，奔向广阔无垠的大海。

城楼内的巴人博物馆尤其让人眼前一亮。这是一座以古代巴人生活为展陈内容的专题博物馆。本地出土文物、丰富的图片文字、声光模拟场景，直观、形象地讲述上古巴国的历史与文化，创意独到而精彩。

身处其间，仿佛坐上时光穿梭机，瞬间回到巴人故乡。无论是商周器物上的心手纹符号、春秋战国的虎钮錞于，还是巴人船棺里那些难解的古代技术，无一不在讲述巴国神秘而奇幻的历史。随着廪君务相与盐水女神那场爱恨交加杀伐故事的演进，沉浸于三千年刀光剑影中的那颗心，久难平复。

走出博物馆意犹未尽，一个追问油然而生：在五落钟离山成为巴子五姓首领的廪君一族，是从哪里来的？在记述廪君和盐水女神故事的《后汉书》之外，还有没有关于巴人的更早记载？

有。古代典籍中有一句常常被巴史学界引用的文字，对此作了精彩回答：廪君之先，故出巫诞(秦《世本·世系》)。

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以廪君务相为首领的清江五落钟离山巴人，原是巫巴山区(今渝东北地区)以鱼盐、水运为业的远古巫诞民的后裔。这就把《后汉书》与《山海经》和《华阳国志》关于巴人早期历史的记载补充完整了。

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重庆人，我恨不能再次乘上时光穿梭机，把书写古代巴人历史的人们拉回来，与巴国城的新主人一道，建设这个意义独特的主题园区。

我的玄想近乎苛求了，而在巴国城的新发展规划中，乘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东风，它已被确定了“巴蜀文旅走廊桥头堡”和“重庆主城西向第一客厅”的定位。

事实上，巴国城所在的二郎，原本就是巴蜀古道上的一个重要关口，古称二郎关，与佛图关、南坪关、铜锣关、青木关一道，形成拱卫重庆城的战略要津。如今更因西部高铁网重要节点——重庆西站落成投运，令千年巴蜀古道在新时代以更高标准重现异彩。

而距此不远的铜罐驿冬笋坝先秦考古遗址，也为今人提供了重述古代先民精彩故事的丰厚资源。今日巴国城已把保护传承巴人历史文脉，以“巴”为特色比肩国内外一流景区的大型文旅体验园区，当成了一个现实构想。

这场关于城市文脉的保护与讲述能有多么精彩？我期待着。